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第七回 戲金魚素面起紅雲 脫寶釧丹心盟綠水

話說寶玉聽見麝月說已將紅綾襖襟子遞給晴雯，知道晴雯有了回話，便急急地拉住麝月問她。麝月就說道：「二爺也不要慌，我而今逐節地告訴你。我今日去瞧瞧晴雯，倒也沒有到瀟湘館去，我才走到櫳翠庵，就遠遠地望見她拿著幾枝紅梅出來。想是林姑娘叫她去問四姑娘要的，我就招招手拉了她到我們的怡紅院裡去逛逛，各處也走走。她也各處看看，著實地傷。我就道：『你要傷這個屋裡，你也念這屋裡的主兒。』晴雯原也直爽，就說道：『我自從老太太那邊過來，寶二爺原也沒有薄待了我，咱們原也好。但是從前這個屋子裡除了寶二爺，也還替另有個把主兒，她不容咱們便攆了。攆了有何妨，只是為什麼上攆的，上頭也不容辯一句的，便是我真個狐狸似的、妖精似的，也沒有走了別路兒。而今想起從前來，好不恨呢！』我便說：『你該樂呢，還恨什麼，不要說別人的收場結果，現世現報了落在你眼睛裡。而今太太那麼著疼你，你也傲夠了，洗清了。還有寶二爺無夜無明為了你害得那麼著。』她說這裡前日碰著了你。怎樣你一句話兒也沒有？」寶玉便道：「她怎麼說呢？」

麝月道：「她說：『我原要同二爺講句話，聽見你們招著他，我就走了。』我就將襖襟子拿出來遞給她瞧。我就說：『苦惱呢，罪過呢，你自己且瞧瞧。』她瞧見了也嚇了一跳，眼淚也來了，便道：『我的小祖宗，這是何苦呢！』她就收進袖子裡去，我也將指甲的話告訴她。她點著頭哭得淚人兒似的，通說不出話來。我就說：『二爺還有要緊話呢，二爺說你們兩個原也好，原也拆不開。還有林姑娘呢。』寶玉聽了急忙點著腳道：「好姐姐，是的是的。」

麝月接下說道：「林姑娘和二爺的情分，你我都知。怎麼聽得人說起林姑娘而今倒反變了心呢？就算林姑娘真個變了心，現在拿你這麼好，你怎麼不替二爺剖剖呢？論起他們後面的那些事情，你原也沒有看見。這紫鵲就不是人麼，那一樁她沒瞧著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很是。」

麝月又說道：「她若肯拿個天理，憑個良心，就該替咱們二爺剖剖了。她真果肯講講，你怎麼不死勸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是極的了。她怎麼說？」

麝月道：「我的話也說完了，她就歎上氣來道：『說起來呢話也長。這林姑娘呢，原也不是低三下四的性格。況且從前害她的人也不少，也有怕她奪了一席的，也有怕她壓了一頭的，生生地坑她，臨了又叫她頂上個名兒。這麼厲害著，她便有幾條命也沒了。她而今好不看得破呢，一心一意地在家出家，連她自己的哥哥也不顧了。只怕她這個人兒自己拿定了主意別人的話全不中用。便是她的姑太爺、姑太太也活轉來，還不知怎麼樣的。你道我的話還少麼？就是紫鵲也怪可憐兒，這麼替二爺說，那麼替二爺辯，就算二爺當著林姑娘說，也還不能這樣呢！還剩下什麼話來？無奈她的主意定了，毫不相干。近來還更可笑，一說起來，她倒也不怪，不過走開了，連西風也沒有過耳的份兒。』」寶玉就呆了。

麝月道：「『我說雖則這樣，難道你不拿個主意？』」她說：『還有咱們家四姑娘，朝朝夜夜地一路兒說話行事，無不過講什麼修仙，出了神似的。我也想想主意，只有一個法兒。』」寶玉即便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麝月道：「她說：『他們兩個原也從小兒就好，而今雖則生分，到底人有個見面的情兒，雖則老爺說避著些，咱們府裡頭瞞著老爺的原多。太太原肯遮蓋的。怎麼樣叫他們兩個兒一見，當著面講一句，就算林姑娘惱起來也還有我同紫鵲在那裡，怕什麼。不過告訴二爺，別拉拉扯扯的。再則那裡人也多，而今倒比上了老太太的房裡。還不時有林家的人來回話。我如今給個信兒，你就告訴二爺說，倒要青天白日，只看瀟湘館門口插根竹葉兒，他就盡著碰進來。我這裡林姑娘等著的插瓶梅，也不要耽擱了。』」我們就走出來，她還轉頭將欄杆外竹林子指一指，我就點頭回來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喜歡得手舞足蹈起來，連忙地慰勞稱謝了，即便叫她去刻刻地探望。一面自己巴巴地盼著，又著實地埋怨惜春起來。

卻說林黛玉又接了哥哥林良玉路上的家書，知他同了同年姜景星同行。姜君在路抱病，良玉與他十分相好，不忍分路，故此逗留。現在都中一切事情雖有王元總管，亦且忠直，但則年紀上了，千叮萬囑地托黛玉拿主。黛玉也就推不開來。他們家這些事情南北東西都有個經理，倒比王熙鳳管榮國府帳房一席還覺得多了三四倍的煩。

一則榮府諸事出進都有舊帳，家人們男的、女的、老輩的，就是不查帳目，也回得出祖宗時的分例來；二則榮府不過田畝市房人情家用，這林府不但新造，一切要定個章程，而且四面八方家人店伙水陸營運，這總理一席實在煩難。黛玉無可奈何只得在外間堂堂屋內將總目總簿經理一番。

這日正在看完，王元帶了兩三個副總管在廂房伺候，不防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李紈、寶釧、平兒、喜鸞、喜鳳七個人一同進來，黛玉便丟下了迎接進去。這王夫人看見她帳目堆著，下人候著，便道：「大姑娘，你要不嫌我們，儘管把事情完了，咱們好舒舒服服地談幾句話兒。你若攔住了，我便同你姨媽回去，只怕連她們也走了。」黛玉不肯，一面讓著一面要同進去。

這薛姨媽就要走出來，慌得黛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就依了舅太太的吩咐，但只大嫂子、寶姐姐要替我做個主人呢。」

李紈便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只管完了你的事情，快快地來。」黛玉便至堂中坐下，單叫傳王元進來。這王元聽見了，連忙走上前，在旁邊站著聽著。黛玉就說道：「接連幾日的總帳我通看見了。你這麼大的年紀，清清楚楚，有頭有尾，又有些運動的算計，也很難為的了。只是你這幾個副手，人雖樸實，他這才分兒也還跟不上你。怎麼好？我看你這個湖廣、廣東帳，怎麼呆得很？倒像州縣衙門的報銷似的。是麼，這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的四柱，是跳不過的規矩麼。但則民間營運的事情，早上不知午間的行情，那裡有呆到這樣的！難道是你老人家被人哄了？你從前辦過多少大事，難道一路上被人哄的會替主子成出這個事業來？內中也有緣故。譬如一把刀藏著不肯用，就起了鏽，一會子磨明瞭就快，倘如天天使著盡著明亮，它的鋒芒已盡了。你老人家一輩子忠肝義膽，盡心竭力，上了這些年紀沒有個副得上的人，你苦不苦？招架得招架不得？」

這王元就揉揉眼跪下去磕個頭，站起來道：「小的也當不起，實在姑娘教訓得很是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如今拿個主意告訴你句話，叫做單坐莊不走走。為什麼呢？咱們家的事情也很大了，你還乾這些起手的苦營生。咱如今不論什麼地方，什麼貨物，看準了時，就僱了健腳，三五千里內的行情，量著要比人家早知道半月，就便滿莊的寫下來。你只管發莊，餘些轉手讓人家水陸上奔奔不好麼？至於南邊地畝，原也一天多一天，但只靠些管帳的也管不著實。咱們將來總要上到三千畝的莊子，便造三所莊房，招人住房種地，使他有居有食，也就存一個小倉廩，預備借種撫恤。各莊責成莊頭，記功過更換。再則分開地畝貿易，各自立了總簿，逐月逐日出有出總，入有入總。再則天下世界人哪一個不奔著利上去，只因刻剝了，占了人的分兒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饒你會算終究折將下來。我而今不拘哪項，總要扣個釐頭下來，叫做培源。不論南北家鄉，遇有水火疾病、詞訟債負、死散流離的這些苦人，遇見便幫助。只不要上了做擋的道兒。這麼著包你一切都好。」

那王元聽見了，心裡服得很，便道：「小的上了這些年紀，從沒聽見這番的教訓。如今就照這麼著辦起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各路的路數也多，我總著一年內清爽就完了。你這些帳都批了，就領了去。留心著有使得人就帶進來，等我瞧瞧試試。這寄大爺的回書也帶了去。」王元便一齊地領了出來，連院子裡站的幾個人聽了這番議論，個人心服，一班兒都去了。

這裡王夫人、薛姨媽等在房內聽見了，暗想：「一向只道黛玉精細聰明，長於筆墨，哪曉得她胸襟裡有此絕大的經緯才情。外面又一毫的看她不出，比起從前鳳姐兒的光景，直覺得地別天懸。」眾人皆默默點頭，自歎不及。

這寶釧也服她後面的議論：「只道她尖酸刻薄，哪知她是不得意的時候憤激使然，正經大道理上卻做第一層工夫栽培根本。這才情心地還有什麼說的。」

單是王夫人心裡益發愛敬追悔，便盡著想起來道：「我從前白白地沒有看出這位姑娘來。我這府裡若有了這麼一個人把持，今日總不到得這個地位，你聽她那番議論，件件精細。不要說把得住長起來，單看她那個存心，還肯像鳳姐兒招財攬勢，說官司，放利債，弄得發覺起來，一敗塗地麼？我也恍恍聽見底下人說倒像我們煩難了，巴巴地要配這門親，拉扯林家的支使。不要說我們沒有這些想頭，只要有了這麼個人來主持主持，只就咱們兩府裡現在這規模，非但過得來，也還長得起。從古說『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』。怪不得她舅舅那麼疼她，連從前老太太也沒有認出她的底子來呢。」這平兒也乖巧，看見王夫人許多光景，也就猜摹了好幾分。

眾人正想著，黛玉便慢慢地進來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姨媽、舅太太，多怠慢了。怎麼嫂子、姊妹們不拿話來玩玩？」

薛姨媽笑道：「我們聽了，也長了好些學問，你們舅太太同你姊妹們頭也點得酸了，哪裡還有講話的份兒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正經咱們從前通不知大姑娘胸中有這樣經緯，怪不得你舅舅那麼疼你。咱們枉自的上了這些年紀。」李執等也跟著歎服。

黛玉笑道：「姨媽、舅太太不要笑話，還有嫂子們也順著笑話我。一個女孩兒家懂什麼，無不過哥哥沒有來，又寫字來再三托我，怕他們太散了，略略地說幾句罷了，當真的有什麼用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看她好個謙謙君子的。」黛玉便撇開了，說起閒話來。隨後王夫人、寶釵、平兒、喜鸞、喜鳳都去了，只剩下薛姨媽、李執。黛玉只想她兩個去了要去拉惜春過來，誰知她兩人倒反閒閒地坐下了。

那李執忽看見黛玉耳朵上不見了那金魚兒，忍不住便問道：「林姑娘，你那金魚兒放在何處去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原來大嫂子也沒有知道這個來歷，我也沒有告訴你。這原不是金子打的，是生成的一件寶貝，說起它的來路也很遠呢。是什麼安期島上玉液泉內長出來的。但凡亡過的人，口內嚙著它，千年不得壞。但是不在人口裡含著，隔了十幾天便要將雨水養它一周時兒，極遲一個月總要養一晝夜。」

薛姨媽、李執都詫異起來道：「難道到了水裡頭還會游麼？」

黛玉道：「有什麼不會，晚上放在水盂裡一夜，明日早晨就活潑得了不得，拿也拿它不住。你不信，給你瞧瞧。」即便叫：

「紫鵑、晴雯，好好地拿過來，給姨太太、大奶奶瞧瞧。」晴雯就去拿了一個暗花白定窯的荷葉盆過來，放在桌子上，紫鵑便走近前來也看著道：「大家看，它好樂呢。」

眾人細細地一看，果然的一碗清水中間一個小金魚兒在裡面忽上忽下的。薛姨媽便將一枝簪兒拔下，要放下去鬥著它，黛玉忙止住道：「這油的使不得。」薛姨媽就在瓶梅上摘一段梅花梗下來，在水碗內鬥著它玩。

這個金魚兒就掉過來轉過去，團團地跟著這梅花梗兒咬。把個薛姨媽、李執笑得了不得。紫鵑又一面送上一個顯微鏡說道：

「姨太太、大奶奶仔細著瞧，還更好看呢。」

兩個真格地接過來輪流照著細看，這魚兒原本只有四分長，一照倒有四尺多長，渾身淡金色，眼圈上一線紅耀得緊，身上還有赤金的兩行字。一面是兩行，是：「亦靈亦長，仙壽偕滅，」一面是三行：「一度災劫，二貫福祿，三躍雲淵。」原來都是篆文。

薛姨媽辨不出，虧了李執念將出來，真個驚奇不已。這裡正看著，忽聽得惜春走進來叫一聲林姐姐，黛玉就迎出去。惜春手裡正拿了一卷道書，黛玉恐怕薛姨媽、李執瞧見，就同到呂祖師那邊去了。薛姨媽終是個老實人，又有了年紀，沉吟了一回，卻發出一番議論來，道：「卻也奇怪，你看這個寶貝兒，我想起寶玉的那塊玉也有前二行，後三行，話語兒通也差不多。又是一個是娘胎裡含出來的，一個是棺材裡含出來的。這才叫做玉配金，金配玉呢！我們寶丫頭的金瑣倒是人工製造的，怎比得它天生的一對兒。不是我說，咱們這樣人家誰大誰小無非因親結親，更難得一床三好。又且這林姑娘也生來和我們寶丫頭好得很，我便要將這個真金玉的事情告訴你婆婆。」

李執聽了，礙著寶釵駁回不得，就便說是也說不得，只得說道：「真個也奇怪得很呢。」

紫鵑、晴雯都點點頭，三個人心裡又想到：「難得姨太太這等大方，又說得千真萬當，說破了實在的奇怪。」這薛姨媽、李執也就出來，黛玉、惜春連忙地送了，同走進去。

原來惜春也沒有見過這金魚兒會游，也稀奇得很，也就細細地看了盤問。這晴雯自從碰見寶玉又遇著麝月遞了紅綾襖襟子，益發將寶玉記掛著，正要借題發揮，就扯扯紫鵑。

紫鵑也會意，趁著惜春盤問，也便是一是二的將薛姨媽的一番議論一字不改地盡數說將出來。這黛玉聽見了，不覺的紅雲滿面，一手到水碗裡搶起這個金魚兒往地下一擲，還要尋些東西砸它。慌得紫鵑、晴雯一頭哭，一頭將金魚兒拾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的姑娘，你憑怎麼生氣，也犯不著砸這個命根子！」

黛玉氣喘吁吁地道：「你們造出這些胡言，我還要這撈什子做什麼！」急得惜春也再三相勸，便道：「林姐姐，你便要各人乾各人的事，也要留著你這個人兒。左右是人家的話兒，依不依由你，這麼氣著做什麼！」這三個人鬧了好一會，千言萬語像哄孩子似的，終把金魚兒依舊替黛玉掛上了。

只苦了麝月，來來去去遠遠地望著瀟湘館，花門上哪裡有什麼竹枝兒，只來來去去地整日間通有人往來，直把寶玉的眼睛望也望穿了。

且說薛姨媽真個到王夫人那邊是一是二地告訴她。王夫人也稀奇也喜歡，也將賈政一到家的言語告訴，彼此意見相同。又遇著賈政進來，王夫人也告訴了，賈政也連連稱奇。王夫人便叫玉釧兒跟著平兒到瀟湘館去探聽。

不一時平兒、玉釧兒回來，將晴雯告訴她適才林姑娘砸金魚的情景，一一告知王夫人。王夫人只悶悶不樂。玉釧也就告訴了鶯兒。這鶯兒始終是寶釵體己的人，要寶玉細知黛玉無情便一心地向了寶釵身上，也將黛玉要砸金魚的事情告知寶玉。

寶玉聽見了嚇得目瞪口呆，卻又細細想道：「我這姨太太的話，不但要說她大方，哪一個字還錯呢？真真是真金真玉，天生一對兒，更奇在她的字文也差不多。真個這麼著，我從前狠狠地恨著這個撈什子，如今就該急急地愛重她呢。」

又想起：「這點子小小金魚兒也會游，實在奇了。我從前實在沒有看見。林妹妹你就不和我好，你單把這個金魚兒給我看看玩玩也好。我從前玩意兒的東西，大凡你愛的，你沒言語，我只探了個風兒，我就送了給你。你若果真要我這塊玉，就拿了去也沒什麼愛惜的。但是果真有那金玉的話來，就該好好的圓全了。怎麼我從前要砸這個撈什子，她如今又要砸那個撈什子，連這金玉的兩個東西也吃了多少苦，天下竟有這樣印板的事情。造物也太板了，倒像人編出來的，人就要編這個也不犯著編得這樣呆呆板板似的。算來太極圖內這邊一旋，那邊也是一旋；那邊一個黑點，這邊也就還它一個白點。天地間的事情偏是這樣的了。這麼看起來，她從前受過了多少苦，我如今也要照樣的還她多少苦。不要又是印版兒的，我倒臨了來配了寶姐姐，將來她也臨了來配了別人。我不能見她，她就亡過了，不要她不肯見我，我也就真個的化了灰飛了煙了。但只她過去了還會轉過來，我化了灰去了還轉得過來轉不過來呢？就能照樣的也能回轉來，底下的事情便怎麼樣，這也就難猜了。」

心裡想著，不覺地走過大觀園來，要望他花門上到底有無竹枝兒。只見麝月遠遠地搖著手，寶玉只得無精打采地走到埋香塚下山坳邊來，看見開足的梅花也一片片地望池子裡飄下去。就便跟著這梅花片下來，好一池的澄澄綠水，自己便扶了朱紅欄杆望著池子裡。這池子裡冰紋初解，靜靜的不動漣漪，將寶玉這個影子如鏡面似地照將出來。寶玉看了自語道：「寶玉，你這麼個人兒，怎麼近得林妹妹？林妹妹，你這個人自從在夢裡走到瓊樓玉宇中，被你傳上殿去，僥倖地望了一望，就被那些侍女狠狠地立刻將珠簾放了下來。而今重來世上，再到園中反比天上還遠。我若能望見你的影兒，像我這會子在水中間見我自己的影子，也不枉了我重返家門。」

正在出神，忽見一行人字雁，叫得怪難過地飛了過來，影子在這池子裡渡了過去，寶玉又將黛玉從前看呆雁的醋語觸將起來。

便道：「我們從小兒原也好，什麼外四路來了寶姐姐，她就從此起了心。也是鳳嫂子不好，也是大姐姐為頭為腦地賞了什麼紅麝串，叫林妹妹從此生起了別的心來。前兒太太還招出來，掛在我襟子上。」

寶玉就要將它擲在池子裡，又想起元春的恩義，從小兒周領的情況來，不忍擲去：「我只從今後不再帶它，不要被林妹妹看見還怪我就是了。總之這池水，照得出我的影照不出我的心，我只好自己明白便了。」

正在想著，上流頭游出一條魚來，寶玉又想起從前眾姊妹在此釣魚，也想起黛玉的金魚兒：「連個真金的也會游起來，真是一件神物了。怎麼鱗兒上又會有字？古來的魚書都是在魚腹內，它偏又在鱗上。鶯兒也不能說合什麼字，到底與我這個撈什子上的字同也不同？還就是一個字不改的？還是大同小異的。再不然詳它的意思還是合得來離得遠的？大嫂子自然記得，我且去問問她就明白了。」

寶玉想定了，便到稻香村來拉住李紈細問。這李紈看得清清楚楚，如何忘記，便逐一告訴。寶玉就寫將出來，李紈一面教著他，也是篆字怎樣的篆法，那魚兒有多大，寶玉就依了她畫了出來。李紈笑道：「也差不多，只要填上些金就是了。現今在你林妹妹耳環上掛著呢。」

寶玉顛顛倒倒地看了說道：「這麼看起來很好呢。」李紈也笑吟吟地將姨太太這番話說合來，寶玉道：「鶯兒也曾說過，便是老爺、太太也都定見了。只是林妹妹太恨得我過分些。朝廷家定人的罪名兒，也要問了口供定，不像林妹妹面也不容見，辯也不容人辯，自己說怎麼樣便怎麼樣的。」

李紈歎口氣道：「寶兄弟，據我說起來在你呢，原也不怪你，只是想起她過去的時節，你們這一家子還拿她當個人看麼？堂堂榮國府中一個姑太太留下的一個外甥女，並不是林府上前妻晚後的；又且姑太太雖則過背了，老太太現在，遠遠地接她來的。就算老太太白疼了她，斲樹枝的也顧個本身兒，就活活地鬧神鬧鬼，叫她無緣無故頂上個出嫁的名兒，她是個女孩兒，為什麼頂這個名？她從前的那個病原也是不中用的了，也沒有在你家磨什麼三年五載，怪可憐的。上了床半個月就擱在哪裡，要湯沒湯要水沒水，也沒個人影兒，堅可憐兒的。一口氣還在，連她的丫頭也逐個地叫去了，等到氣也盡了，棺材還沒有。你想想，你們賈家門裡正正經經的人兒，只有我一個去送她的？而今眾人也不要怪她和我好，現今她家的勢兒厲害著，想附著的也多了。只除了我，誰是她送死的人呢，她要不恨，誰恨？」李紈還要說下去，直把寶玉哭得要死去了。

李紈急忙地縮住了口，只得回轉來勸道：「寶兄弟，我是個直性人兒，你問我，我就說。你若再那麼著，我往後一句話通不說，就是你林妹妹那裡我也通不管。」寶玉只得忍了傷收了淚，說道：「大嫂子，你的話字字真字字苦，叫我怎麼不傷呢。我知道林妹妹到底和你好。總要你替我挽回她。」李紈也只得編幾句出來哄哄印，生怕傷壞了寶玉，反受王夫人的埋怨。

寶玉只得別了李紈回到寶釵處，叫寶釵與薛姨媽商量起來。忽然麝月走來悄悄地附著寶玉的耳朵道：「花門上有了竹枝了，快走吧。」寶玉就沒命地跑進大觀園來。正不知寶玉此去果然見得黛玉，黛玉見了如何兩相辯理，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